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三十三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三

榕村文集目錄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卽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旣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

章創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

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廬王安溪公榕

村先生早歳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

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

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

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

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為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甚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為

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

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十餘年於茲論道釋經

之作流布海內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講清植始彙而刻之屬紱校其卷帙循諷卒業門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爲其體而差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卽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藏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校之餘姑識其所見如此

大學士高安朱公壽詩序

吾鄉爲理學奧區自宋以來周子四官於江西最後愛

廬山遂家焉以濂名其溪二程子受周子之學於南安明道又廬陵壻也朱子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學者多興起而象山陸子嗇乎金谿兄弟互相師友以躬行心得爲學以閑議論爲戒流風所被至今江西學者敦踐履闇然自修未嘗斷斷於章句口耳號召徒衆以樹講學之虛名

國家崇重理學眞儒迭出若孫夏峰黃黎洲李二曲諸先生益能覩尋此意爲躬行之學而吾鄉尤盛湯惕菴謝秋水彭躬菴宋白石干達士諸先生皆昇也其在公卿間吾得二人焉曰睢州湯公安溪李公今乃於吾鄉得

大學士高安朱公所謂躬行心得爲眞理學而不務講學之虛名者也公天資高朗銖視金玉塵視軒冕世俗嗜好無一足以入其心其於聖賢之學則怡而安焉顧未嘗以此自矜亦未嘗以此語人也在庠序則爲名諸生舉鄉試則爲名解元入史館爲名翰林出守百里入司部曹爲名郎官督學爲名學使尹奉天巡撫浙江爲名封疆大臣長憲臺陟冢宰晉總百揆兼掌邦政爲名公卿人第見其所至皆有名而不能名其爲眞理學也夫眞儒之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隨在可以有名其實之全者不專在於是如視日然精精似青翼翼似黑元

元似赤杲杲似白煌煌似黃五色咸備非專有所主蓋
縣象而明自著未嘗自矜一色也陸子謂古人言皆實
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名非其所居而天下
亦莫能名之雖然今天下莫能以一德名公而
聖天子則知之矣前歲
京察公卿自陳多奉
溫旨而重名敦行之褒則惟公一人名者實之賓也知其實
乃知其名公之實敦行是也惟重名故敦行惟敦行名
乃益實此誠非斷斷於口耳章句間以樹講學之名者
所能及公且歉然不自滿篤學而不已今歲壽躋七十

曾不知老之將至也同鄉人士爲
京朝官者咸爲詩詞頌公壽屬余序其首倘吾鄉風雅方盛必有能言公之德之實者而吾僭以一言奉公曰公固不講學之理學名儒也吾鄉實學年來稍衰自公而復昌此千秋之壽非一時之名其庶幾得公之實乎或謂公受
兩朝殊知當宁倚毗甚重公圖報甚切固將壽國壽民不徒爲吾鄉學術取重不知理學之實正所以壽國壽民之本也試質之於公果以予言爲然則請進一觴使童子歌吾鄉人士詩章侑焉其亦有以樂於斯歟

旌烈錄序

余讀洛南薛烈婦旌烈錄不禁重欷而深歎也有國家者迺世無本致盜賊橫行戕其公卿大夫之家俾其婦女以節烈見則其世可知矣明之晚季神宗媮惰貪吏布列中外而國猶少延者貪吏盡孟獻子所謂盜臣也盜臣之禍有及有不及故猶得少延也比礦使出而後有聚斂之臣至於崇禎之時以嚴酷之法行聚斂之政十六年中殺七總督十一巡撫其取於民增練餉增東餉甚至借徵來歲稅糧爲千古所未聞民人愁怨鬱爲水旱由是流寇盈天下蓄害益至而明亡矣其時婦女

之戕於賊者所至以千百計其以節烈著者亦莫能悉數禍之烈若此聚斂之臣甚於盜臣豈不信哉我

國家深仁厚澤蠲租賜卹無虛歲民氣和樂闔閭不見兵革近者五十餘年久者垂百年矣婦女無流離之禍而

褒崇節烈且及於勝國恭讀旌烈錄而後知

本朝之功德如天之覆地之載高厚而無窮也烈婦兄公之孫檢討醞來請序因題其首俯爲往事悲爲生今者幸焉烈婦姓邵氏明遼東經略薛公諱國用之子婦也罵流賊寸磔死事具編修汪君所爲傳不復著云

徐蕢堂侍講八十壽詩序

今

皇上嗣登寶位圖任舊人共政凡起用正卿四人亞卿九人

京堂翰林詹事又十數人譾劣如予亦由閒廢起任戶

部侍郎蒼顏華髮旅進於

朝蓋皆年踰六七十而蝶園畫堂兩徐先生則年踰八十

矣乾隆元年除夕爲畫堂先生誕辰實八十有一今世

所謂滿甸者也同官者競作爲詩詞美德祝壽或有爲

先生惜者謂諸耆舊老成雖嘗閒住然皆敭歷中外略

見於設施惟畫堂先生以翰林家食垂二十年今始見

知於

聖主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已非復宜力之時若使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其設施宜何如余獨以爲不然天之降材殊其所以用之者亦必因其材而先後之或以道德或以政事政事宜在彊盛之年道德必成於晚歲道德之蘊見於經術古之經師皆耄年而後用張蒼爲秦柱下史伏勝爲秦博士皆不盡其學至漢始顯著已踰百歲勝亦踰九十武帝安居蒲裹輪迎申公亦八十餘耆年彌高德彌劭而經學亦愈浹洽融液氣和識定大適於用也今

國家開局纂修三禮在經學最爲繁重而兩徐先生並膺

其任則天之生材與
國家之所以用材皆當乎時而不可易烏所庸致惜乎且
遇之晩者年必永後魏太武時居蚍侯羅結年百七歲
爲長秋卿至百一十始聽歸老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
朝廷有大事騎馬詢訪壽至百四十餘歲今稱觴朋舊
齒皆後於先生他日倘得見騎馬詢事之盛更爲先生
進一觥焉豈不快哉

則例全編序

唐虞夏商之制遠矣周監二代以爲周禮後世行者難之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爲九後稍增至六十篇至唐而大備律之所由昉也先儒稱唐萬日張三代而下制度之善無若唐故宋元明頗因之唐令三十篇南豐曾鞏序云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蓋後世會典所由昉也宋天聖中詔修唐令參以今制爲天聖編勅三十卷慶元增定總二百五十六卷丞相京鏜等表云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修定號爲

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修入則後世例之所由昉也

國朝龍興頗隨前代有會典有律有例制度詳明科條畫一恭深得唐虞三代之遺意而奄有漢唐以來之善政矣顧律繫於典而例生於律本末源流相爲首尾自

列聖相傳遞有損益例日益繁會典日以更張於是律既單行例仍別輯會典者以爲某事當如是而不知例之已改是得本而遺末也覽新例者謂某事當如是而不見會典莫識事所由起是溯流而忘源也且律例特會典之一端專以爲處分讞決之用而會典所載兵農禮

樂齊治均平之大經大法部院寺監之職守咸在非律例所得而及也今會典板藏於禮部購者頗艱坊間所行惟律例耳是使士大夫所講切者明於小闇於大詳於外畧於內豈朝廷所以綜官方練吏事敎育人材之至意也哉今歲坊人始合三書刻之以會典爲主而律例以類繫焉官司之職守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法令之損益若燭照數計燦然而無疑其爲功於士大夫非淺鮮也

國家用人中外敭歷載在編者通籍諸君子咸有責焉若讀書有志利見之士既稽於古必習於今維典與例亦

肄業所必及是書也出吾知懷金而問價者趾相錯踵相接矣屬來請序遂書而歸之

在山集序

吾鄉人物見於史傳者始徐孺子其以文章成集傳世者首陶靖節先生皆超然物表異乎世之修飾於塵垢摺拾於糠秕以干衆譽而取榮名於時者蓋西江山水清激奇峭危峰駛溪幽邃蔚秀故鍾於人清修而絕俗賦他境爲特多也宋歐陽曾王元虞揭明楊解諸公始以臺閣文爲天下所宗然當時山澤之癯如四洪二謝何太虛聶東軒劉仲修諸人爭競爲奇秀不少衰焉今

國家文治方隆文章如慶雲爛然九霄之上吾鄉作者獨在山林若程山易堂髻峰諸君子莫不揚其清風鬱爲

高文與昔之賢者後先相望豈孺子靖節之浮遊於歐王邛卭難進而易退多窮而少達山川之氣實使然耶師山先生有道而甚文於先君子爲僚婿余束髮從遊略年輩下交垂二十年旣余謬登第通籍於
朝先生滯倒山林倘如故顧其詩古文實卓然可傳於後無疑裒而集之名以在山所謂君子之難進而多窮者歟余於歐會諸公旣無能爲役廻念十年前從先生文讌追逐山水間或雨颸風樹擘箋潏潏相與淋漓而酬嬉者邈如隔世長安邸舍悵然遐想輒題數言附簡端方思擷獻翊隴勝笑豈能爲先生重哉然則覽者因其

地論其世知西江之文在山與在朝有反覆勝者斯集

其未可少乎

天放軒詩序

歲己丑備菴邱君與余同成進士學習史館念太夫人春秋高日夜謀請急不得積思致疾三年學成授史職亟請乃得歸明年

天子以侍從諸臣地分清切不當輙請假於是在籍者咸聽以品官閒住備菴邱然念

國恩未有所報褰然頗喜得自遂其私將搆一軒名以天放為終養計遊於楚以謀山資既念諸郎計偕沿流逕吳北達都下笑謂余曰吾欲自放於寬閒之野久矣今無意而得此豈非天哉道途得詩一編皆敘天所以放

聞之意軒未成姑以名吾詩子爲我序余聽然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夫出而事君人而事親人情也事吾親乃遂不得事吾君其果放也耶既而燮然自念乞假以來違子舍又五年欲追君之清塵相羊消搖不易得也君之天獨異於吾之天乎或者曰吾不以知爲蘖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頹然以聽天謷天謷也者天食也其果有異於天放者哉君且以爲何如耶

隧瑥堂集序

王儆巖選唐宋六家文集宋凡四家而江西得其三江西詩古文實亦無踰於歐陽王曾三先生者故廬陵臨川南豐之學源遠流長不同於他邑而南豐僻在深山學古之士尤篤能不失高曾之矩矱余所及交若梁丈質人湯丈碩人尤所謂魁艾者宿也碩人尊甫惕菴先生以有明名進士杜門講學爲海內所宗碩人守其家法亦棄去舉子業爲詩歌古文辭才思風發泉湧千詩百賦以斂提擅場或頗以昌黎之所以昔崔侯者疑之又生平好遊足跡半天下所至名公卿折節爲布衣交

其爲文亦頗以率卒應酬稍貶其格律然耄而好學年垂八十下筆纚纚不少休倘如少壯人則信乎其腹充而筆健非尋常之所能及也假令如惕菴先生杜門講學并壹其心力其所詣豈可測哉梁文所著懷葛堂集已行於世今隨遇堂集復裒然成編信乎南豐古學之盛抑又余臨川與廬陵所望而瞠乎後焉者也

秋山近草後序

自立功立言並列不朽循吏文苑之傳末乃益以分非意有所擇亦降才爾殊莫能倂而取之是以龔黃卓魯文采不表見於後世而文人才士實用益抄楊盈川以嚴酷見非朱延清以獪險盈惡甚哉倂取之難也昔言游氏在文學之科其爲武城乃有弦歌之美此又何說焉子游吳人也余嘗過吳彬彬者所在多有果皆學道愛人者乎張公葦齋先生生於吳之東仕於吳之西吾邀遊兩江間獲公知也久故知公也亦深登高而賦則風雅之伯分符而理則慈惠之師覽是集者亦可覆而

知也庶幾庵有雙美者歟昨歲爲民請命棄其官以歸
士民伏
闕請留不得謀所以寄其留之之意叩篋得是編皆公居
秋山時前後所爲詩凡數百篇聚而梓之屬某撿其次
公操筦于言燗然盈紙勤政之餘失亡過半此何足以
測公而因是得以攷見數年來呴咻焦勞之槪是不可
廢也古人去官時往往畫像是集之刻其於畫像也深
矣公居官時似子賤去官似淵明第不識彈琴者亦曾
咏歌否而八十日彭澤措注復何似焉公有功於永新
甚大所著言甚高旣去而人思之如此世亦有所立如

是者乎年甫彊足爲天下恃賴不獨一永新瘡痏之餘

漫題僭末有力者見之如斯人者宜何所置之也

梁茂山詩序

南條之山由黔中來至庾嶺始大分去爲吳楚閩越北數千里其得氣之初者嶺以南爲廣東嶺以北爲江西南方文章嘗倡先於二地唐南方之文始張文獻公嶺以南也宋始歐陽文忠公嶺以北也廣東人士之京師必逕江西故嶺南北聲氣嘗相應和嶺南以詩古文世其家者尤稱梁氏自文康公以相業起家公實比部馳驅七子間

本朝藥亭翰林爲嶺南三家之一其他以集行者尚多余同年茂山幼工舉子業尤好爲詩溫麗綿密能世其家

學今歲謁選得山西平陸刻其詩數卷屬爲序或頗嗛茂山才應館閣乃去令僻縣余謂令故不惡也潘懷縣陸浚儀並以令爲晉名人茂山三年報政且還

朝列侍從與名公卿賡颺鳴

國家之盛振梁氏之世緖張嶺南一軍余放廢將歸伏處嶺以北山林咏歌猶能與君相應和不徒作壁上觀也

昌詩堂草序

詩所以道性情國風小雅是已清廟明堂之奏若大雅三頌所陳不專以發抒性情顧其思哀思敬則含性情亦無以爲鋪陳之本自楚騷樂府以降古今體不一變本而加厲乃有横空硬語蹠專而增華乃溢爲天葩奇芬要以極詩之致以曲暢其性情焉耳唐白香山務爲眞率宋邵康節一於冲淡若無意於詩而流傳不衰則性情眞也滇中李錫公先生由鄉舉一試教職遂歸好爲詩以昌詩名其堂其性情有非流俗所能測者歲丁酉余典雲南鄉試力求學古士拔先生子堯疇列第二

因得讀昌詩堂草貞率而冲淡在白與祁之間其貞能言其性情者歟雖然昌黎之稱貞曜也曰執不猗出不皆卒不施非徒言其窮而已蓋謂萃其全力以注於詩乃能昌也滇自盛覽賦心不傳唐宋阻聲教詩不昌甚久今列郡縣近五百歲其昌之會乎先生誠萃全力注之以爲學者倡則豈直國風小雅之遺雖清廟明堂之奏豈能舍西南之音也哉

鴻雪集句序

集句始盛於荆國王文公清江孔毅父尤好爲之至文文山而極三君子者皆江右人葢吾鄉文章至宋而𡙁盛雖小小者猶足以含跨天下而今乃不逮於古可歎也族兄瓊如負才藴學試於禮部三薦而不售吟諷之餘選句爲詩摠金石以諧箾韶收雜組而成錦繡荆國之恢奇毅父之流利文山之沉壯殆奄有之真奇伎哉今

聖天子右文廣取士之途愼持衡之任顧猶有負材不遇如吾兄者可以知

國家培養之深天地生才之盛而有斯文之責者不可不兢兢加意也雖然士之取效也遲則收名也遠羈旅八年南宮三黜而發之毫翰雍容揄揚無怨尤意他日鋪張揚厲之選宜必由之而吾鄉之盛庶幾沛然而復於古者不亦在兄矣乎試梓是編以質於同好其亦河漢余言否耶

京邸倡和詩序

國家三年一舉進士科又選其尤者改授翰林院庶吉士立之師而課之其未被選者亦

命翰林官爲師設館教習歲辛丑江西成進士者十有四人授庶吉士者四念館課稀潤私爲會劘切爲詩古文詞明年諸進士在館者先後謁告皆歸惟鄧生牧在附於四人者之會以予與萬編修字兆嘗從事於辛丑試事因以所課來相商榷予二人遝喜五人之勤有以仰副

國家棫樸菁莪之雅化也間和其所作以鼓舞其盛氣而萬編修令弟鳴嘉與予族兄覆如並同在邸寓余生棟

則以下第居予寓齋予方被放永定河無他事每歸自
河干值花月佳候風雨晦夕市蔬果小集縱論文藝酒
數行賦詩而退古文詞則分題歸撰俟再集而會閱之
湯編修以安聞而稱善願與約於是每集凡十有一人
人止於同里當世之能詩文者不與焉事始於館課即
同里之先達與同學而親比者猶未與焉非如世之操
敦槃競壇坫者相標榜以爭名稱也始五月止九月篇
帙頗繁先取會日所課詩葺鈔爲一編刻之而敘其緣
起如此嗚呼江西詩古文自歐曾王黃以來若益國誠
齋下逮虞揭比於春秋有晉世主夏盟者也明之中葉

漸以不競朱號先楚黄池讓吳陵遲至今而極失霸久矣諸君子有能追晉强而洒其恥者乎草次之遇未足以謝前烈也

徵事令序

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令不傳於世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令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抛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昌黎所謂令徵前事爲也顧歌管於文塲傷雅摩詰鬱輪袍終身用爲謷訾則莫貝於徵事矣詩文雅集家庭燕私每舉一端施於酒底凝思者無譁受爵者無競不亦善乎若夫代羣居之譚柄則口過用希比趨庭之異聞則腹枵知勉隸事者備蒐羅之用博物者兼尋繹之功自非座有雜賓無所施而不可往昔家居子弟用爲餘課而

口耳四寸過不復留今與萬孝廉字兆寓廬陵衙齋接

席聯床無間昕夕每飰已小休戲徵名物默想背書鬪

其多寡爲月既深紙條盈几遂相與比而錄之通爲一

册將以傳之家塾使後生小子得隅反焉由此益知嗜

學庶幾古人善戲粗傳於今而余兩人者異日出而覩

之感他州之聚聚其亦有慨然於中者不可廢也

敬字三說後序

爲治者必因乎時時之所宜有政所不必及而教所不可闕者若敬字之說是已文章者教化之端而字畫者文章之始也我

國家大化翔洽府修事和際海內外旣乂且安番今時之所宜黼藻鴻業鼓吹休明莫先於文字

皇上萬幾之暇留心翰墨

大章璀璨散落人間

內府秘籍稽稡纂述貴逾拱璧所以崇奨文治者甚備有承流宣化之責者或徒操切於簿書期會之間土苴文

字非所以承

上德意審時宜而興教化者也大中丞北軒先生來撫江右首崇文藝禮士大夫購遺書詢故老凡文治所關百廢具舉偶覽外間惜字之說惜其不精不詳手訂一編補昔人所未及併廣其說於讀書下筆事小而義尊言簡而意盡某讀而歎曰此即至教所寓而大化之所以行也昔子程子作字時甚敬曰即此是學夫作之且敬見旣作之字敢不敬乎教之衰也每由於無所忌憚守是說也隻字重於鼎呂斷簡尊於保傅弱管嚴於斧鉞對之肅然惕然文治益隆人心益正孰謂政所不及教可

以或廢乎哉不日惜字而曰敬字其有以樂於此歟至於世俗習聞二氏餘論區區掇拾斷箋零澿以求福利咸無取焉既刻成敬識其左方如此

功過格序

事有名不善而人惡居之者矣未有名爲善而猶辭之者也名爲善而猶讓而不居則惟功過之格而已其儒者曰吾不爲不善已耳吾何敢爲善其悍者曰此不過二氏餘論亦何足爲善噫此正孟氏之所謂自暴自棄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入乎彼則出乎此吾既惡居於不善而又不欲爲善則將何適而可某君某豪上士也獨孜孜爲善嘗以己意裒輯功過諸格彙爲一書盡去輪迴虛罔之論使粹然一出於儒者既以持之已又欲公之於人余喜爲序而行之世之君子苟

惡乎不善之名之不可居而又奮然於爲善之名之不必讓循循然由勉强幾成熟以造乎寡過之域則雖盡屏計功謀利之私不必尺寸較量謂某功當得某福而餘慶餘殃惡廸從逆之說見於六經不我誣也天之所以福之必有確然而無疑者不然懦而自棄或悍而自暴吾見其終身於不善耳試檢此格省之且內熱面慚汗出而食不得下咽其亦何以自安也哉

應敬菴縱釣居文集序

古文宋南渡而衰至明之中葉劉

本朝政治還淳返樸上自章奏下至記序書劄論議之文芟薙爲靡蓋文敝而救以質最爲近古而終未能沛然復古則八股文累之也經義創自荆國王文公意取發明經旨人抒性靈博引古義自立偉論固於古文無害神宗欲道德一風俗同詔專以新經取士非荆公意也蘇氏乃歸咎荆公謂王氏學病在使人同已然南渡以後王學廢不行而朱子作貢舉私議猶謂習俗苟偷不復讀經傳但取近時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蓋時文之弊

必至乎此故古文至南渡而衰也有明始變爲八股文中葉更衍爲順題語氣依聲附響毫無發明顆者束書不讀皆足以登巍科取貴仕而古文不復識故日劉也康熙初年改用經論加以制策然後士知讀經史學韓李歐蘇曾王之文甲辰丁未二科多能爲古文者向在江南見趙明遠備廣期諸先生文氣味醇古而空疏不學之徒以其不便於已遂復用八股文沿至今日士之取科第者止知有時文講章而五經三傳與史漢八家之文未嘗一寓目豈復能爲古文哉同郡應敬菴先生少與其仲兄上治先生銳意通經學古吾邑李仲章徐

澄萬兩先生亟稱之適

朝廷功令變八股爲經論先生兄弟得風氣之先遂出其宿昔所學先後舉於鄉因以古文名於時其主考鄭公端爲序其文謂試策論半之小文小序又半之則亦以功令改用經論故時文即古文而通經學古之效乃益鼓舞而加盛也今先生子麒及麟合先生已未刻古文梓之來屬爲序記憶先生年七十時嘗以文爲壽推先生文行有關於一郡其說頗詳今惟論取士之制之有關於古文之盛衰者使科舉之士讀先生之集人自奮於通經學古毋安於苟偷遂以講章時文爲足以畢學者之

尋也

恭釋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序

嘗攷教化之行莫盛於唐虞當其時旣立之司徒以敬五教又必重之以在寬之訓申之以勞來匡直之辭何其旁皇周浹畧不憚煩至於如是蓋教民之道出於聖謨則其理不易加之天語則其勢易行也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皇帝親製訓飭士子文勤在學宮朔望宣講士風丕變二十年於茲矣蓋聖人繼天立極化民成俗之意一見之唐虞者乃再見於今日廣西僻壤聲敎訖暨視內地稍

後臣敘奉
命來撫是邦首飭師儒勤宣
聖訓永淳儒學教諭臣唐幹請於學臣恭加註釋來請閱定竊
惟我
皇上善繼善述
御製
聖諭廣訓頒行天下蓋
聖以繼
聖而又聖不自聖欲使天下臣民率由舊章以無忘
聖祖之教令教諭唐幹所註雖甚膚淺不足仰窺

聖訓之高深要亦
聖衷之所許也遂令刻行頒之多士焉

廣西造士錄序

自西漢之季蒼梧陳長孫先生卽以經學見稱史傳去今千六百餘歲而廣西文學未能埒鄒魯吳越之盛豈地氣固然耶抑官其地者造士之術有未至也南荒百越閩甌揭駱不一名其爲越無異若常觀察鼓舞於閩韓昌黎設教於湖柳子厚指授於柳其爲教宜亦無異今閩與粵以東文學抗衡上國而粵西猶稍遜焉則信乎繼子厚之後者未能盡造士之術焉耳余奉

簡命來撫是邦修復宣成書院以教諸生蓋將以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學望粵士不僅爲藝文而文爲教始藝亦

道餘則亦未可緩已初下車行觀風試兼用詩古文以求通經學古之士拔各學諸生有造者若干人入書院延鄉先達學士蔣公爲師又明列教條月親至書院考課手加點竄甲乙次第以示激勸刻韓子粹言及詩論數種購書數千卷經史子集略備廩餼而外併資膏火費於是諸生踔厲奮發咸願底於成蔣公先生尤督勸懇摯師弟子至改歲卒不歸其家除夕咿唔之聲達於元旦從來嗜學之士未有若斯之篤者也余方別擇試課詩文付梓人而適有直隸之

命先刻其四書文如干首傳之四方以見粵士之才之盛而

造之者不可不亟崇其術也記曰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蓋造士之術如此其備因題其冊曰廣西造士錄而敘其首簡多士將躋於成人有德通知禮樂詩書之術不僅爲有造已也

雲南鄉試墨卷序

制科之設三場也經書文以明體論表判策以達用蓋相輔而行其後弊也積重於一偏士務揣摩八股文之聲音笑貌以希弋獲主司亦不復省眎後場而士習益空疎而寡據噫弊也甚矣經書猶日月五星之在天海嶽之在地然舍恒星則日月五星無以考其躔次舍衆山水則海嶽無以成其高深二三場既不通曉則經書文之弊弱亦可知已斯亡也中土猶然遠方乃益甚我

皇上崇奬文治廣修書籍以教天下經學而外不廢子史下至名物象數靡不勒爲成書持衡者猶或苟循俗學豈

所以承

上任使助宣化理也哉今歲偕同年張君奉

命典滇試至滇之日牓去取之意以示諸生旣入闈誓而莅

事與同考官約三塲各薦不復相蒙於是以首塲取者

十三以二塲取者十二以三塲取者十一其首塲並可

觀以二三塲去取之者又十三四焉牓放則廩貢生爲

多滇士㦬然心饜以爲不甚辱斯典也滇自漢時彩雲

見南中因以名其地司馬相如至若水授張叔盛覽文

學風氣已早闢中阻聲教至元明復通又三四百年矣

期文明大啟以應

國家景運之一候乎自惟鈍拙搜採弗備其遺逸正多不足爲滇士勸然語亦有之鍥而不舍金石可虧後來者苟同矢此志加意於實學滇士蒸蒸焉風氣將日上雖與中土比烈焉可也輒擇其文尤雅者開雕以質於滇士且以諗後之有事斯役者焉

浙江庚子鄉試墨卷序

國家之取士將有所用之也其言若可用猶懼其臨事而疎況先處於無可用者乎制科設三場首以經義觀其心之明理與否立其本也顧其爲體依附聖賢語言以爲文而已無所與膚末者易以託焉論則自出斷制矣表備對揚之用判取臨民策則經世之學具在誠試以不經意之題雜其勦說其學之豐儉識之明闇言可用不可用猶有遁焉者亦罕矣故士必備三試之長而後無媿於爲士主司必備觀三場而後無忝於試士之職往主滇試嘗以此參驗之其經義佳而後場未必佳者

十嘗八九焉其後場佳而經義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纔一二焉其以後場獲選者積學之士十嘗八九焉然則士苟不備三試之長主司不參觀三場之文欲以副

國家取士之意豈有當哉今歲復奉

簡命偕前輩睢州湯先生來典浙試浙爲人材奥區自唐陸宣公以經術佐其君轉亂爲治宋楊文元傳金谿之學通知正兵法習吏事爲世名臣有明劉文成翼興王推佐命元功於忠肅扶危定傾烈在社稷至王文成勳業益弘偉天下翕然稱浙中事功而此數君子者皆起於

科目蓋有用之學無浙士若也闈中與同考諸君約三場全閱後先遞薦各不相蒙而余兩人同心商榷敢得失於毫釐分刌間每雞鳴而起夜分始休窮搜者三旬榜旣放浙中士大夫頗心許焉雖資性駑鈍遺漏者多而試士之必備觀三場法固斷斷乎不可易也被舉之士例得刻其首場文以質當世因併刻二三場而序之如此浙固多有用之材又以有用之學求之他日出而備

國家之用所以佐天保采薇之治者宜不可一二數多士其益自勉於道德功名之路使主司得附於知言知人

之刻其厚幸也夫

閻仲容試草序

中州天下山水之會爲古今文章所歸漢賈生唐昌黎于皆獨立一代伊洛瀍澗間尤帝王所都其人魁岸爲文章閎肆昌明出所餘溢猶足以籠壓天下顧自元以還東都不復人日就渾樸斂實黜華不務爲名高至有駿偉奇傑之才足以直造古人者天下或不能舉其名閻君仲容吾郡侯之介弟也爲名諸生二十餘年始一遇今歲至撫某謬以虛聲被知接辭連旦夕深渾無際涯索所著文得試草如干首刊落緐蕪獨存真宰屈摺其才氣以就規萬而光芒益遠賈生之英銳韓子之溫

醇蓋庶幾焉其時文如是則其古文辭可知也其應試之時文如是則其夙昔所搆𢙢義亦愈可知也今天下文章亦多故矣黠者務爲詭激以驚愚俗而取名於時始以支離之詞飾空疎之腹信宿而蕉萃近復變爲臃腫汗漫幾於措股脛腰思有以障之急不得其人今而知與西漢之文章起八代之衰靡其終由中州矣乎仲容自壬午被舉例得刻行其稾顧深自斂閟不屑以一字爭名於時以覩太息治安之策反覆宰相之書者義之深淺反若獨勝何耶豈其自審所持者異耶輒請就今所見付諸剞氏而全集之行則竢諸南宮之捷云

裘約斯時文序

臨川去新建纔百里而近文章氣誼夙相浹也年來西江風會稍異於前人私其學落落不相屬而新建裘氏昆季獨以能文名於時鄉人士咸願內交裘氏余方以飢驅東西出走無由一一相見而裘氏諸君子亦各取巍科分仕四方約斯裘氏之季也性警敏弱冠稱名諸生聲殷殷起蕭衆望又將於是焉集今歲戊子余抵章門應秋試所親有與約斯連舍者偶相過從比去而約斯覺其爲余悵然於交臂之失既余知爲約斯亦且邮然若有亡也浹旬榜發余謬當首舉而約斯則既裒然在

同舉之中明日例讌於布政使司儔人廣衆間交相索
而得之一握爲笑至不自已蓋以疇昔相慕悅之人猝
不得一遇既解逅而復失一旦同嘗被舉闊然相見於
公讌之地笙簧酒醴揖讓進退其相快爲何如而亦豈
偶然也哉既叩其所業則前此應科舉之文已付梓矣
因相屬爲序余觀約斯清姿濯濯眉宇間如太華秀色
連屬終南談笑顧盼過者回望似稱其爲文固宜稱是
況其淵源家學過庭之所聞聯牀之所得有非他人所
可及者其所造將不止於科舉之文而科舉之文抵微
藉極亦且有過於今所傾倒者而豈易量乎臨川漢縣

古屬豫章既升爲郡而新建隸焉其後分併不常願地之相近無以易也文章氣誼追配古人行與約斯共勉之因爲敘述余兩人之合有如是之不偶然者若有天焉而未敢以相負也

三馮試草序

韓曰俗下歐曰順時後世遂以應試之文爲必無可存余小時獨喜讀東坡穎濱刑賞忠厚之至既醉備五福諸篇歎其氣象崢嶸才情絢爛彼固未嘗非應試文也乙亥冬余與同郡馮子夔颺同補弟子員聞其昆季皆異才甚相慕悅然距百里許無由一見又六年辛巳復受知學使者同拔第一時方莫春試已訪傅子聖涯於金鳳橋橋南有湖中凸起高土丈餘容可五七人月東出水光浸城林溥環匝如圖畫彳亍其間朗誦試作忽三人越短垣軒然而至笑相揖曰孰爲李君者吾屬耳

所誦久矣詢之則馮氏昆季也宿昔傾倒極於一時自是又六七年申之以盟好重之以婚姻交日以密知之日以深而三子者名亦日以起試則必魁其伍往往伯仲叔聯列三名內一時論試卷之利者必曰三馮云伯子簡練精密如刀百辟試輒血縷仲子汪洋縱恣波捲潮湧海若天吳魚龍光怪出沒莫可端倪叔子穎發葩流晴綠十丈菀蕁千重皆非一世士余以罷驁方將左右三子振興絕學而時命稍違來連往蹇伯子五試於鄉余與仲子四試於鄉叔子亦三試於鄉皆不及舉鈞試草也豈工於小拙於大耶抑顯晦有時中有主者非

戰之罪耶自社案禁諸生不得輒行其文三子之作借刻房行選者無慮七八百篇世人既已口飫腹果莫能知爲馮氏之書昨歲諸門人始彙刻其試草百篇例既得行且既售之作宜以嚮來者雖三子急於見知或不免如韓歐所論顧其崢嶸絢爛視二蘇試作無不及者其能以終閟耶雖然三子沉鬱久抱負益宏著書滿家纂言連軸世人未及少窺余以親暱獨私而有之東坡海外之篇潁濱東軒之作所爲法今而傳後者果盡於是乎哉爲語人曰此固三馮之試草也則試草重更語人曰此特三馮之試草也則三馮益重

胡天游時文序

士能卓然自立以有見於世者才與志而已吾鄉之文嘗盛於天下盛極而衰且七八十年於茲天之降才無殊則志不立焉爾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才不足者猶可以有立況有才者乎秦新同年友胡君少爲制舉業旁涉毫翰之娛銳然欲有見於世老始與余同遇知於長洲睢州兩座主又以字句疵抑置副薦又三試於鄉始得與於舉今計偕北來春官復報罷徬徨京邸哀嘆昔應科目之文屬余爲序而行之余觀君潦倒場屋數十年僅得而失者又數年今須髯飄蕭如雪走數千里baseline

不成進士取報於文字甚薄猶沾沾於此豈以爲得意哉誠念夫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負故年雖老而志不衰識可敬也君於文見解甚高才亦充然有餘徒以久困諸生不免降心於有司之尺度假令志得失決取舍則所就宜何如邪顧精神所聚足以有見於世自不可廢彼才與君埒或且過於君卒頹惰委靡無所成或弋獲科名若春冰浮雲應時澌滅曾不得以隻字表見於人世觀君之志氣猶不媿而思奮亦與於自棄之甚者矣往閩南唐時奉新胡氏有仲堯者百口聚居備學舍延游學之士宋初授本州教授旌其門子弟皆成進士

貴顯君雖老猶可以有爲諸子能文章仰堯之業於是
乎在君之志固未可量也

陳耿南時文序

漢書儒林傳贊稱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習射策勸以官祿其後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永新當吉安上游自宋訖明人文甚盛

本朝設科風諭五紀成進士者無一人何其替耶壬午之秋吳郡張公往爲令始闢秋山書院與邑人士興學講藝具書幣走臨川延余經紀其事購十三經十七史庋書院中討論無虛日既三年張公以爲民請命棄其官以歸悼厥功未究然自是永新人知沉潛卷籍文學之士彬彬矣比年以來連魁於鄉再成進士會

功令增設五經科目承新以五經舉者二人陳子耿南其一也余自去承新謬以五經舉成進士列在史館耿南公車北來試南宮不售錄平昔所爲文謁余屬爲之序廻念疇昔秋山之游文酒淋漓山燈閃爍恍如昨夢而承新人文日殷殷彌盛且將出其所作與天下駿豪馳騁雖祿利之路固然顧張公鼓舞振勵之功有不可誣者而多宿昔討論苦心亦爲無負讀耿南文能不舍然以喜乎耿南年甚富志銳而才高他日所詣固莫可爲量而新士之奮發尤不可一二數漢經師往往至公卿耿南歸務勉其所至育雅肄三之義官祿之勸未外於

經術也

王修撰時文序

修撰王君裒其所作四書文以應坊人之請屬余序焉余攷進士隋科唐因之咸亨元年杜易簡爲第一人始稱狀元宋初稱榜首至開寶八年王嗣宗復舊稱自唐以來衆科之目進士爲最貴其首是科者衆尤艶之爭相誦法其所作以爲轉移蓋文運係焉其不可無以應之矣王君自爲諸生時值

天子南巡羅東南之彥與豪俊雜試擢寘嚴近橐筆膺著作之任望已傾天下今復取最貴之科獨爲其首宜遐華之士延頸仰望欲讀其文而坊人請之不已也士方伏

處廊下顧瞻四方浩浩然一芥在烟海一旦拔萃而起

㸌然若景星卿雲出其文章光華天下可不謂榮乎然

吾讀君文醞釀含蓄務爲深厚不敢爲奇險輕儁以鼓

盪一切殆遠到者歟蘇文忠公稱仁宗朝十有三榜數

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洪容

齋以爲士知其身之必達故自愛也重天下公望亦以

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然則王君所以

醞釀含蓄務爲深厚以副天下之想望者將獨文而已

哉

孝而上時文序

自滑臺子羽南游江漢間開豫章文學厥後人物顯於史冊者首徐孺子而陶靖節繼之故人知自好以謝豈懷獨行君子之節義不苟合當世為賢清風所流至於今不衰余昔歲以永新張明府之聘與邑之學者講論文藝張公博學能文辭又敬愛名文讌甚盛士大夫恒滿座所不能致者惟兩孝廉其一為吾同年段君其一為李君而上兩君子同以丙子舉於鄉道相高學亦相師非公事未嘗至城市以故余流連永新三年所獨無由一識兩君子歲己丑段君與余同成進士始相見長

芟滌瀝如懷葯民民既別去念之不少置今歲而上以公車至北始知段君下世思段君而不得見見而上其猶可以少慰乎既南宮勝發而上復見與其文爲君同年曹檢討所得亟薦而不售將歸刻其舊藁屬余爲序余方殿於史職未暇爲之檢點顧而上品詣高不隨流俗爲進退發心爲聲宜必稱是且行高者不以其文潛臺氏雖傳書孺子文辭不槩見獨斿衕有集在耳君歸爲訪段君有遺藁乎其亟爲收之亦正不以其文也

馮夔颺時文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文辭者理之託於言之精者也言則理附於氣故吹萬不同而不可繩之以一律非夫人之故爲恢詭譎怪以立異蓋雖聖人有不能齊者氣之所至固如是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辭皆不相同一經之中又各自不同不害其爲聖人之言者氣所發者異而理則同也自左氏莊騷而下至於今立言之士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各囿於一偏其爲古文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者昌黎韓子而已其爲時文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者大士陳公而已昌黎師孔孟至自述其爲文則

自姚姒盤誥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相如無不學大士爲時文亦訓孔孟之言者也然其文自六經史漢六朝文以至唐宋大家之篇之體無不備居嘗持此論獨馮子夔颺深以爲然故余與夔颺篤好昌黎大士兩公之文而深求其所以能爲兩公者相與沉酣於經史汎濫於子集旁搜而遠紹二十餘年於茲矣余稟賦薄所讀書略觀大旨而夔颺氣盛力强務爲精熟嚴立課程歲讀十三經必數過鈔撮十七史盈百卷他墳籍稱是爲文奇敏一日可得十數首生平借刻他氏者以千計每操管伸紙俯仰古今顧瞻寰宇前推於無始後

引於無終揮斥八極窮𠊓六合然後飛騰而入經史子
集併注其中至餘波綺麗必且得所未有以爲快而未
嘗稍溢於規蒿其於大士先生蓋駸駸乎具體而微矣
國家以時文取士故余兩人者用力於大士先生文獨深
余自通籍後始得壹志於昌黎之文而夔颺文益高邁
益阨年來奔走萬里南北試迄無所就倒篋得近作數
百首擇其半刻之余讀而歎曰遇不遇無與於吾文顧
時文如是可以息肩矣況其無不遇耶大士年六十而
後成進士於大士文無損也自今以往願相與卒業昌
黎之古文窮老而不息他日相視而笑比於時文之於

夫士何如則非今日之所敢知也

王巖公時文序

今人以應科目八股之文爲時文以古人論議序記碑銘之作爲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學古爲戒切切然若厲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爲妨於科目也夫天下無二理卽無二文乃格而不能通是非生所識并譏夏蟲拘於墟而篤於時者也有明一代能以古文爲時文者不過六七人嘉隆以前其氣古而已大士陶菴或兼用其體與辭乃其行世益遠而有曜至於今不衰

國朝時文名家者甚盛顧以古文法求之亦不過三四人近乃得吾同年友王君巖公巖公八股文率御以古文

之法灝氣迴旋蟠鬱濤奔山立一化排比跡尤善於攻題之虛虛者題之精神義蘊所從發也如解牛然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然後謋然以解此法惟大士工爲之如陶巷猶未免於經肯綮嘗大軱刀割而折技而未進於道也嚴公意氣慷慨幾足以成務往余奉使過所治合肥循阜躡冠大江南北爲咨歎無已猶未知其文之深於古至於如是今以郎署内名得卒讀焉亟爲序其首俾用告學者使知學古之文過未嘗不早仕未嘗不達庶乎激厲奮發毋蹈井鼃夏蟲之陋亦嚴公之志也夫

徐伊匡時文序

有明之季金沙與臨川分主文事相持而不決金沙之友有爲臨川令者始合二家之交而文亦卒不能合也金沙之文詞藻爛然容易取貴仕而臨川反之羅章艾諸公率偃蹇潦老始一舉進士訖不第其成者方城而已然數公之文去今百年行於世不衰後之論者頗不以位遇故詘臨川我

國家文教稱極盛金沙之勍者反相率爲陳章之文余所友如王君翁林曹君聲喈等皆晚遇余所纂爲尤畸傑如王君云仂則竟不遇也臨川之文其不適於時耶徐

君伊臣亦金沙人而好爲陳章之文者沉思摯力造微諸極髣髴前賢居京師有年矣累試而不售戢景藏朵守其業不變乃刻其所爲文如干首屬余序焉余觀世之祿俯其文以干於人者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方卓然爲古人之文夫豈屑於此亦文固足以行遠耳今金沙數君子雖晚遇猶遇也其終不遇者亦赫然爲世所推秦世之遇者莫能相尙也荊公謂賢者道溺於中而祿之以勢雖緜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世有能知君之文而好之如余者又烏知其不卽遇耶君之守則旣堅矣爲之而不止金沙與臨川之文其終合矣乎位遇豈所

思焉

馮李合稾序

歲乙亥余與馮子夔颺同補弟子員始得交其昆季其叔氏禹拜因以子妻吾兒其季與余弟巨州又爲僚壻余與禹拜相謂婚姻也其季與巨州相謂亞也蓋余謂馮氏婚兄弟也馮氏謂余家姻兄弟也兩家親串稠疊矣顧相尙以文章相砥以廉隅居恒相呼以兄弟未嘗規規用世俗姻亞稱名則事從其朔義舉其重也今歲巨州與禹拜同舉於鄉計偕北來止余寓舍試禮部不售念會聚之難相率刻苦溫經史爲文章夜刻燭一寸成文一首率以爲常旣踰兩月稽稡而別擇之附以闈

暨其得百篇通爲一集唐時舉子六月後落第不出京謂之過夏借靜院作文曰夏課至七月後復獻新文求拔解今既無此法禹拜與巨州豈碌碌於中有所求而爲之哉蓋其性所好不能一日舍其業以嬉也余亦豈有滋於夸毗之習勸其炫文藝奔走於公卿大夫哉蓋余兩家素業在是樂其相鼓舞而不倦也孔子稱好學曰敏事愼言又曰就正於有道文藝雖學之一端道豈有遺焉二子誠敏且愼矣余固陋無以相益長安先達多有道而能文者不吝誨人求而往其可乎鈔葺頗艱刻焉宜也輒爲序其緣起如此

何生懋永近稿序

余放廢河干僦固安城西敗菴居焉諸生有以科舉文來質者間持斗粟壺漿見餽炊烟方斷笑而受焉歲晚河冰聽還京邸友朋稍稍傳語某不憚煩樂爲後生講解於是山陰何生懋永偕其從子經業以所業來請余既愛生之文硏鍊沉摯有其鄉先正胡思泉許敬菴之風又自念非授徒無以爲餬口計不若遂爲之因取生近作佳者斟酌點竄得二十餘稿題其首簡曰文學非徒爲應舉也如以應舉論此亦足以自售而見取於人矣顧余所以望生者不止於文卽文亦不止於此也生

大父仲淵先生以名進士起家明命既乞流離海濱卒
以死殉大節抑而未章夫玉蘊於深山珠沉於瀛海抑
之也久其采彌耀今
國家文運方昌生誠自立其思不遑哉倘守余言熟而復
焉問途於已經嘗無惑也雖然勿以示人放廢者之辭
不足相引重徒取譏而召鬧重為余戾抑亦累生矣

邵庶常制藝序

余座主安溪先生之論制藝也取淸淳師其說而失之者以空虛爲淸以軟美爲淳空虛而學無所用之矣軟美而才無所用之矣夫文非欲炫學而矜才也非學則天地古今之器數不詳非才則天地古今之義理不著不詳其器數不著其義理規影響依附之言以爲淸淳烏用文哉間嘗取先生之文讀之其學也包孕萬有經緯史而無不備也其才變化神明盡六藝之奇味而無不饜也其取於人亦昉是焉烏睹所謂空虛與軟美者耶蓋淸在氣不在於詞淳在理不在於體格如山水然

山水之氣流與時而已飛潛動植之物萃處乎其間懷金抱玉貨財寶藏並産焉不嫌其雜也其理陰與陽而已峻爲峰平爲原陷爲谷流爲江河滙爲藪澤激爲波瀾不嫌其駁也合山海之大觀取勺水而澄之渠峪峨而守之曰吾愛其清且淳山水之氣與理果如是已乎昨歲庚子典試浙江得今庶常邵生卷拔第一庶幾乎清淳者其詞甚典贍求其氣之雜焉無有也其體格甚變化求其理之駁焉無有也生未嘗師安溪先生之說而適有合文之道固如是也今歲生成進士學習史館坊人求其平昔課藝刻行之書成以眎余則與向所叢

者何間焉余喜生文之清且淳而願與學者講明安溪
先生之說善師焉而無失也屬來請序遂書而歸之

穆堂類稿卷之三十五

臨川 李紱 巨來

序五

送大學士陽城田公致政還鄉序

雍正六年春三月大學士陽城田公請老

上特旨予告加太子太師就京第賜宴令部院堂上官齊集

賜帑金五千兩馳驛回籍瀕行陛辭起程之日

命在京官員祖餞歸途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內者俱迎

送巡撫兩司時至家存問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以慰眷

念老臣至意

諭旨初宣中外臣民歡呼踴躍咸驚歎

聖主優大臣之禮爲三代以下所未有而田公盛德足以邀

天眷遭逢極盛光史冊而垂無窮也在昔伊周致政典禮缺

不傳漢以後宰相致仕自韋賢始賜第及金而已未聞

餞送存問之典旁皇周浹如今日之盛也惟二疏以太

子傅歸老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觀者稱

賢或歎息爲之下泣然皆出於公卿大夫故人邑子所

自爲耳非有

特頒諭旨與汗大號如今日

聖主之盛典也然則公所遇豈止於千載而一時乎公以進

士起家敭歷中外清忠鯁亮海宇所共知某既進嘗備
公典會試事鎖院彌月知公尤深莅清介而不爲嶄巇
之行老而好學不自滿假心休休有容故能以功名終
公所長皆某之所短也自愧無養氣功每以慈急攖罪
罟欲髣髴公萬一不可得公今且歸矣悵模範日遠又
感念公以盛德致
隆眷不獲與餞送之列媿且慕不能已於言因敘此以送公
公歸陽城雍容林泉間煩復念臨川有憨書生寄數言
教督幸也非所敢必也

送雲貴總督鄂公還雲南序

國家大化翔洽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聖天子御極治愈求治慮西南荒服土司所轄或狃於積習未能會歸有極

特簡西林鄂公總督雲南貴州公宣揚教化振頑起懦連歲改易苗猓土酋數處鎮雄烏蒙諸大府古羅施鬼國千里嚴阻旬日而定椎髻鉗耳之倫若出重陰而睹慶霄也

天子嘉公功晉階兵部尚書公益奮勵所部咸理廣西與雲貴壤相錯土府州縣尚衆總五十四城土府地最廣其

所犯與鎮雄烏蒙雖微有間其因仍弊習則亾以異公
封事入
告於是
淸問下及廣西今巡撫韓公請赴滇就公商所以懲治方畧
天子以被傳嘗待罪於茲土也俾得偕往公謙抑不欲坐待
遠人又審度機宜當會於黔粤之交戒期咸集而公德
威遠播土知府恐懼束縮先馳至會所蒲伏乞命納印
信號紙請改設流官公數而責之念其知悔罪如所乞
以請於
朝又措注鎮撫旬日乃行泗城地方近千里數百年世職

一旦改土設流吏民咸悅晏然不知有更革事嚮噓豈
偶然也哉粤稽古來名世伊傅周召尙巳漢以下若諸
葛忠武侯唐裴晉公宋范文正公李忠定公出入將相
無不可者雖功業限於所遇不及公遭逢
聖主得罄所欲爲然武侯設施隆中之對早定裴公淮蔡之
役亦斷而後行范文正生平功業悉本於上皇帝一書
李忠定治戰守之具數日而畢其所樹立非一日之養
其所蓄積非一日之學也聞公夙承家訓早歲受知安
溪相國淵源不凡其在內府時以郎官執法雖王公貴
人莫能奪有難治之獄率以公當之處下位而克行所

志其於大行也何有九折之坂卻者迴策如榮固宜馳驟康莊鳴和鸞而無不中節也公之勲業公素所樹立然也公素所蓄積然也緘幼挾書册見古名世所就輙慷慨奮發比蒙受

兩朝聖明恩遇毫無報塞跋前疐後愆尤山積今幸與公同事得仰窺所養與學與安溪正同若風采則見所未見且晩習

綸扉專揆席澤被天下且比烈於伊傅周召於公之行敘述萬一以鳴

國家明良之盛因以志私媿亦用以自勉焉會所曰安雅

屬貴州固公所治也公幕府在雲南故亦曰還云

送徐澄齋編修歸蘇州序

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蓋君子知義而信命者也惟小心而畏義故常憂惟樂天而知命故無患余自少時即抱斯志晚經顛沛守之彌篤若微有所見而莫敢以告人澂齋徐子孺廬萬子與余少同學長同官余涉世甚拙而二子者則皆以高才馳騁交游中稱天下文章之家區區所抱持者亦莫敢以告也比各以事散去六七年所近歲始復聚於

京師試以所學商焉則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蓋皆水枯木落反其源本之時宜其合也人三爲衆嘗以此詩示於

佗友以爲可以樂而忘老今秋之杪徐子忽以微痾請急南歸甫聞其請邺然若有失其既行將不知何以爲懷萬子獨爲文序其行引古鄉先生之法以爲徐子歸必且率其鄉之賢士爲聖賢之學以助

國家育才之化斯言然哉吾嘗聞陸子與湯監倉論風俗以爲斯事亦由天亦由人今世運方隆天誠可恃若人事則亦嘗察之矣往歲

聖天子用古法令天下舉孝廉方正之士舉得其人者固亦有之然黠者或用以私其所親矣惰者或撫千里之地而不舉一人矣其果足以仰塞

詔賁助成教化乎昨歲
皇上復詔天下立書院課士又
勅中外大臣舉博學鴻儒
九重之上化民成俗之意至勤且切今踰年而奉行者寥寥
所謂由人者其將獨恃
一人之焦勞乎乃欲徐子以鄉先生助教化恐未易言也雖
然心同理同陸子亦嘗言之矣吳越故盛俊髦詎遂無
卓然志於知命之士羣戚戚焉終身患得患失於富貴
貧賤之中而獨讓徐子享知命之樂無是理也謂遂無
卓然志於好義之士羣昏昏焉汩沒於紛華優游於玩

悁而獨讓徐子好義抱終身之憂亦無是理也不有得於遠必有得於近不有得於衆人必有得於一二人吾昔典禮部試得蘇州良士頗多其官翰林而今在籍者三人曰郃子泰嘗從學於徐子者也曰俞子來求則萬子爲同考官所薦而中式者也曰蔣子恭棐則徐子所崇獎而成就之者也三子者其有以應徐子乎三子而外余所不及知者是在徐子佗日備報余曰有某某者果能卓然自立以從事於斯也則徐子雖歸余亦可快然矣

送館師閣學彭公假旋序

翰林官創自有唐迨宋益重號爲華選然皆由它官改授其以進士出身卽令入史館者自有明始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材識英敏者就文淵閣學習凡選庶吉士二十有五人合一甲三人上應列宿周文襄忱自陳年少願就學許之凡二十有九人禮遇優渥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朝暮膳禮部給膏燭工部擇親近第宅與居仍令縉領敎習事上時至館程課或召至便殿問經史故實五日一休沐則内臣隨以出校尉備騶從觀者駢擁歎羡當是時解學士負名世材貫天人之

學本其濟時行道之志正聲勁氣倡導於前諸吉士亦
烝烝奮發相勉以文章相砥以廉隅於是曾襄敏棨王
忠文英王文端直陳文定敬宗李忠文時勉羅司空汝
敬及周文襄等卓然爲一代名臣咸出於二十有九人
中蓋國家審擇才畯之士養之於嚴密之地崇其體貌
豐其廩給又擇良師與處使之從容事外沉幾而遜志
以求夫齊治均平之理待之厚則有以自安望之深則
有以自愛教之也豫則無鹵莽滅裂之憂誘之也良則
無功利夸詐之雜其學焉而有成既成而授之以館職
也豈不宜哉顧攷自有明以來往往散處以臺垣部寺

其以館職授者十不過二三嘉靖乙未留館者號極盛亦僅三之二學不力歟教之失其實歟
國家制度損益百王教士之勤超軼於隆古然授職多寡略同前代康熙四十有八年庶常學習再易館師最後乃得我閣學彭公先生公故解學士鄉人先世遷於鄧至公考禹峰先生用文武才爲
國初名臣公以家學起巍科躋清職再分校禮闈所取士皆魁天下其視學浙江也
天子稱爲公明前既無偶後亦未有繼者諸吉士以公所以視學者信公咸慶得師又公清重寬和悅安强敎勤而

不獨期年而教成
天子親試於澹寧居凡五十有五人悉授館職蓋自有庶吉
士以來三四百年所難一見夫人材之生萬有不齊公
所教何乃若是此如春氣然煦嫗覆育萬物則句者畢
達萌者畢出公盛德在躬太和洋溢固宜教之所及上
格乎
天心下芘乎吉士足以致史館所絕無僅有之盛而無難也
公受眷深又閣務繁重迴藩垂三十年未嘗敢卹其私
今歲始請急省先人丘墓諸及門士念公暫去無從考
德而問業作爲詩歌致遙歸之誦公謂某故同鄉士相

習也宜序其所以再辭而不獲因遡公所以教吾黨以

助成

國家興賢育才之治者蓋數百年而一遇非偶然而已用

以須公併告吾黨各相勉庶幾古名臣百一以無負公

敎若公生平清風偉節照耀於寰宇固未易以一二數

也

送張天門學士督學京畿序

天下之治在風化風化之轉移在督學諸臣京師首善

天下所從觀化焉則督學京畿視他學臣尤重

國家深原風化之本惟翰林侍講侍讀及坊局諭德洗馬

官乃得在此位是四官者或不得行則講讀學士嘗奉

命以往今歲京畿督學需人侍讀學士張公先生實承

簡命公卿以下咸贈以詩歌行有日矣某迂拙無上下之交

獨念通籍之始望先生階資甚遠昨歲被

殊恩越次晉右庶子今歲四月先生以服闋入補讀學而某

以同日轉侍講學士追隨且半歲古稱同官爲僚宜不

可以無言又念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餘

天子聖神加意文治增廣解額

親製訓飭士子文發書史頒示天下崇獎教化甚備乃士習猶未進於古蓋督學之臣必有任其咎者矣自漢以來鄉舉里選之法衰北魏立郡縣學唐貞觀尤盛而教士法未備宋胡安定教條最善然始施於湖既專於太學未及暨於天下明太祖銳意教化廣立書院山長皆耆宿風俗頗因以淳美其後屢變益衰則虛文相冒而實行不稽也禮曰一道德以同俗今吏部之籍由他途以

進者數倍於科目庠序之權既輕郡縣學官尤雜不足以饜士子之意學使之賢者亦止潔清自好為救過地而無見於古人興賢造士之法蓋大學所謂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自入學之時父兄不以詔子弟師長不以訓學子所相與斷斷講切者不過空疎無用决科之文士習益惰窳夫教之失其術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庠序之人材不立欲他途之無並進亦不可得也有國家者豈不欲得賢材而用之顧庠序之士無以異於他途其儇利捷給或反若不及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固宜不甚愛惜聽他途之雜進而不以為怪也比

皇上念人心風俗治理所寄

特詔封疆大吏廣興教化幾南北遍立義學增置弟子員學

臣能仰承

德意黜虛文求實效因勢而利導之豈非千載一時乎誠昉

古人之法若經義治事諸條博求碩儒分司其事澄敘

教職進退諸生定居習之地極鼓舞之方砥礪廉隅講

求經濟使士皆有猷有守有爲卓然自異於流俗可用

於

國家則他途之並進者將不攻而自絀道德以一風俗以

同豈不盛歟先生爲相國文貞公令子家世典文衡者

甚衆措施之善得之家學䂓此當相萬顧瓶爾爲誠

僉督學之重惟賢者能旁稽博採以成其大詩有之先

民有言詢於芻蕘亦大雅同僚之義云爾遂書以獻於

左右

送翰林院學士蔡公巡撫四川序

古今地勢因時爲險易因人爲治亂值時之盛則險者皆易有其時又得其人則治者不復亂四川爲天下奧區號絶險北倚劍閣南俯烏蒙烏撒東扼瞿塘西阻黎雅蠶叢魚鳧開闢茫然桀者憑之往往鴟張虎負么麽割據秦漢以還若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之徒天下有事則先叛無事則後服其儒者君之又四彊覬覦羌番羅猓竊發松潘孤懸西北尺寸失守由疊溪趨茂州建瓴而下保縣西望董卜韓胡纔百里而近播州水西諸酋或跳踉陷井以傲東海唐吐蕃六詔明奢

氏楊氏之援常爲廊廟憂我

國家威德廣大悉土悉臣

皇上湛恩溢乎四海反側子咸卧衽席上梟獍革心化爲麟鳳四川故壞西逾瀘若巴塘禮塘並列編戶建昌遊義晏然若中土以語地勢變險爲易萬世一時誰前古所有撫巡者長得其人豈復有杌隉之虞哉然川中明季之亂視他土特酷休養生息八十年於茲元氣猶未盡復土田猶未盡闢文教猶未盡興從前才公卿臨之長僻遠馭摧枯束濕於巡有餘撫猶未備噢咻之勤不能無藉於後來也比年軍興川中尤勞瘁

上僉川人戀

特簡奉天蔡公往任巡撫公方爲翰林掌院學士表率清華文學諸臣歸重忽聞西行悵然失所宗主然喜川民見休戚相關焉某於公附淵源之末承公敎尤切今放廢河干無所短長於世公之行莫能持一尊餞春明門外竊獨喜夙昔聞公論議行且出之身加之民因時立政將親見其發皇而側聞其謳頌也輒爲鄙文敘踊躍之私如此蜀中名宦自昔有人敎化若文翁政事若張忠定公公固優爲之若韋南康李贊皇功烈雖高今遇時獨盛與唐事殊不足陳已

送庶吉士魯曾煜歸養序

歲庚子余奉

命典浙江鄉試會稽魯生曾煜以第五人魁禮記明年余與

會試生復以第四人魁其經已改授翰林院庶吉士生獨愀然若不敢安也生寡兄弟二親逾六十矣祖母逾八十尤篤愛生翰林官貧莫能迎養則日夜謀乞歸逾半歲不得行泣以淚和墨作書上館師數百言始得請噫亦勤矣陽城之教太學也責諸生省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今之教豈其異於古必如是而乃得行其不如是而不得行者猶且三數人也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教其忠乃禁其孝耶念生得歸之難顧歸亦不易於是乎有感不能以無言也生邑中士與生同舉尤暱就者二人曰周徐綵曰徐廷槐皆篤行博學工文詞周以疾不及計偕徐於會試既得矣比榜發而失之今三子者聚於家古之人出不徒出處亦不徒處也三子於學與文性而嗜之又性而能之吾不患其不勸也雖然學務爲有用文務爲有體異時同進於

朝材足以任

國家之事儲足以應館閣之制作既能孝又能忠舉之者

亦有耀矣於其行書以勉之

巡撫郎公監臨鄉試序

歲戊子期届賓興大比天下士翰林長洲吳公戶部睢州王公承

命典試江西我大中丞郎公實監臨其事瑣闈十八晝夜牓放得士九十三人强半宿昔知名士而某謬當舉首蓋

國家氣運昌明觀文化成於茲蔑以復加又中丞公執事有恪既仁且明克襄盛典故是科得人益盛諸同舉士謀爲文詞以頌中丞公之德因相聚而言曰士之懷材抱奇試場屋不獲盡售者非獨主司之識有明闇也蓋亦有困於束縛督促不得以盡其所長抑或以微瑕細

故相格而不能自達於王者其幸而自達而塲規未盡
整嚴薄徒叢弊咸得萊錯真贋以淆亂主司之目則真
材猶不能以自伸甚哉其難也惟至仁者有以曲體所
難全惟至明者有以禁其所易犯兼此二美以去吾儕
之三難惟中丞公而已古法丁夜即鳴角催文漏下五
刻文未就者截卷不收已收文或點畫錯譌絲毫沾溉
即擯不復錄嚴刻至於如此其失於縱弛者又或聽士
之所爲逞逞竄名易號借材同舍挾冊裹文乞靈故紙
蓋自唐宋已然矣公是役也俯燃精詳號舍晝一雖浮
薄者凛然莫敢逞又首戒塲卒毋得廹促以亂文思外

場規式必躬必親覘其文義稍佳則雖小有疵纇若無
關於弊端必曲爲周全其由此而獲舉者不一人間者
可感涕也蓋諸生以一日之遇受長洲睢州兩先生之
知而其所以委曲成就之故則蒙被於中丞公者甚深
況其平日固皆涵濡沐浴於公之德化其不可以無述
已某惟古昔盛時聖人在上必有大賢爲之宣力分猷
以助成郅隆之治故周公召公分陝東西而二南之化
以成後人采取詩篇即統之以周召則其宣力分猷之
實不可誣也今
國家大化翔洽周乎四際既遠過於古而公所造就之士

亦不僅兎罝野人之比作人之功舍公安屬行且如周召入晉師保澤流天下又不獨西江一隅私被雅化已也輒撰次一時論議偕同舉之士獻於公焉

賀尚書白公大拜仍兼兵部序

大學士古三公之任尚書則周之六卿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其守微異其所以圖天下之治則一也論道者佐人主知人安民規天下大勢以持治體分職者各急其所司不盡如論道者之意古今之治所以難也六卿中司馬掌邦政號爲尤重宋立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與中書省對持大政稱東西二府令出不相謀頗因以牴牾慶曆中用富鄭公張忠定公言始令宰相呂申公等兼樞密使然自二邊罷兵不相兼者垂八十年匪獨時事殊亦難其人夫平有明以政事歸六部初

用詞臣入閣典機務權地猶輕中葉以往由尚書入拜
遂爲真相然有明一代以大學士實兼尚書者惟高新
鄭一人甚哉其難也
國家立官監於前代緝熙繼照久道而化成比以西北絕
澆小醜不靖龔行
天伐旣已殲其戎人收西藏衆猶聚兵徼外務絕其根株我
白公先生方爲兵部尚書精明峻潔恪恭厥職戎政啓
謀樞府是賴屬
新天子登極
特晉公大學士公念戎事孔殷繕疏入辭

詔旨諄切不許
命公併領兵部事葢數百年未有之殊遇也自麻姑出朝野
胥慶以爲古今之治之所以難者公併而總之必得其
理道在於知人保無以軍興而妨吾知人之化者乎道
在於安民保無以軍興而妨吾安民之化者乎行吾道
不戾吾職急吾職不違吾道吾知舞干羽而格有苗文
德之化可翹領跂足而待也昔公撫吾江西修水利去
橫征以啟富庶立書院纂志乘以興教化養賢及民數
千里大治國與天下無二道其又奚疑粤稽成周之初
周公以太師召公以太保先後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

司馬遂擢上治伏處河濱聞公

新命踊躍其誠敬洗耳以聽成周之治先爲序以賀焉

禾川文會序

西江山水奇秀擅東南其鍾於人也亦魁殊峭拔孤行

爪出以文采成一家之說而不欲詭隨於他境之人其

盛衰之迹嘗得而攷焉三代以前南方去帝王之都蓋

遠雖有達者名不上聞漢以後風氣稍開然自徐孺子

以下至於劉遺民雷次宗諸君子率以清風高節相尚

未嘗以文字之末爭衡天下惟陶靖節一集稍稍流露

遂爲詩家大宗雖李杜王孟猶望而不能至意嘗日同

棲遲於潯陽廬阜之間足與陶氏並行而湮沒不彰者

固已多矣至宋始大盛至元益振至明而極宋有天下

三百年中間以文章稱大家者六人自蘇氏父子外數君子者皆西江也他如晏元獻李泰伯黃山谷二劉三孔以及平園象山誠齋澹菴須溪文山疊山諸公任舉一人皆足以爲天下宗師蓋中原文獻盡在是矣元興以范楊虞揭爲四大家而西江得其三獨仲弘爲閩產耳有明以制舉業取士吾撫吳公伯宗用廷試第一人開一代之先而吉安一郡繼起大魁者至十有二人他郡則猶無論嗚呼何其盛耶盛極必衰天道固然顧吾於盛衰之際獨有感也西江當吳楚之交其東爲揚其西爲荊東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萃於中者

則爲撫西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聚於中者則爲吉故西江之盛也兩郡輒爲之先而後他郡環視而起宋之文倡於歐陽公吉也而吾撫王曾諸公和之元之文振於草廬邵菴撫也而龍劉諸君子奮於吉以助之有明則兩州代興焉成弘以前盛於吉而解大紳楊東里諸公啟其先隆萬以後盛於撫而陳艾章羅諸君子持於後其盛也與國相終今西江之文就衰矣衰極而必盛亦天之道也其將由吾兩州乎永新吉屬也歲壬午韋齋張公來令茲土公故名家子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闢講堂與邑中學者討論文義明年具書

偕老千里請撫延某經紀其事余既重張公有見於古人化民成俗之大而又欲藉手以作兩州之合因得與永新人士講究吾鄉文章盛衰之故蓋期年而風寖盛所刻課義沛然可以復於古如周君滄際李君岸宗輩二十餘人尤後來之秀也又明年諸君欲因其居相近聲氣相洽者別爲一會共相濯磨以益副令君鼓舞之意而問序於余因述西江文章之迹與其所由以盛衰之故以見吾兩州之人之有係於西江者甚大而益歎前人之勤如此爲其後者斯文之任咸有責也輒題會冊之首以迎諸君之所甚盛而又以勉其勿衰